

刘 逢 祺 译

苏 联 作 家

第一次代表大会
文献辑要

sulian zuojia
diyici
daibiao dahui
wenxian jiyao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 大会文献辑要

刘逢祺 译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辑要/刘逢祺译.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12

ISBN 7-81064-653-2

I. 苏… II. 刘… III. 作家-代表会议, 第一次
-文件-汇编-苏联 IV. 1512-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5184 号

SULIAN ZUOJIA DI YICI DAIBIAO DAHUI WENXIAN JIYAO

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辑要

刘逢祺 译

责任编辑 于海生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 编 100037

电 话 68418523(总编室) 68418521(发行部)

网 址 www.cnup.cnu.cn

E-mail cnup@mail.cnu.edu.cn

北京嘉实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版 次 2004 年 9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9 月 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2.25

字 数 720 千

定 价 40.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前言

苏联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苏联的文学也开始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

十月革命的胜利,为苏联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创造了极其有利的社会和政治条件。从这时开始到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这一时期,苏联的社会主义文学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但是这种发展走着一曲折、复杂的道路,各种不同的文艺思想之间既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和尖锐的斗争,也存在着艰苦的探索。这是革命时期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过渡时期社会动荡和思想混乱在文学中的必然反映。

这一时期文艺界思想十分活跃,政治积极性很高,这表现在各种各样的文学团体和文学流派竞相成立并纷纷发表各自的宣言和纲领。在1920年,仅莫斯科就有三十多个文学团体宣告成立。除十月革命前夕成立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外,这一时期先后成立的主要文学团体有:“锻冶场”、“谢拉皮翁兄弟”、“列夫”(即“左翼艺术阵线”)、“山隘”派、“构成”派(即“构成主义者中心”)以及最大的文学团体“拉普”派(即“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等。

当时的一些文学团体,有的存在的时间较短,不过昙花一现,影响也不大;有的存在的时间较长,如“拉普”存在十年之久,其影响也大,不仅对苏联文学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对国际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也产生过不小的影响,如1930年我国成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就是这种影响的结果。

这些文学团体各有自己的文学主张和观点,如:有的保留有“无产阶级文化派”影响的残余,否定古典文学遗产(“锻冶场”);有的主张为艺术而艺术,认为文学可以不问政治(“谢拉皮翁兄弟”);有的宣扬“纪实文学”、“生产艺术”、“社会订货”的理论(“列夫”派);有的宣扬带有超阶级色彩的“新人道主义”,夸大直觉和下意识在艺术创作中的作用(“山隘”派);有的崇拜技术,突出对大自然的斗争,忽视社会矛盾(“构成”派);有的甚至宣扬“辩证唯物论创作方法”,滑向了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一边,在理论上重视了无产阶级文化派的错误,(“拉普”派)。这些文学团体,尽管主张和观点不同,而且各有各的问题,但是它们在一定时期都对苏联文学的发展产生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尤其当时最大的文学团体“拉普”派虽然犯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思想上的教条主义和理论上的庸俗社会学倾向的错误,但它对苏联文学的发展所产生的积极作用还应该给以应有的肯定。

随着苏联国内形势的发展和变化,不同文学团体的继续存在已经不适应社会主义文学发展的要求,而且有的文学团体的错误主张已经成了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和阻力,所以联共(布)中央于1932年4月23日作出了著名的《关于改组文学艺术团体》的决议。决议指出:“现在,当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干部已经成长,新的作家和艺术家已从工厂和集体农庄中出现,现在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团体(‘伏阿普’、‘拉普’、‘拉普姆’等等)的范围显得狭窄,并且阻碍着艺术创作的巨大发展。这种情况造成的危险,就在于这些团体已经从一种充分动员苏联作家和艺术家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手段变成培植狭隘小圈子的手段,既脱离了当前的政治任务,也脱离了一大群同情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家和艺术家。”决议还要求“把一切拥护苏维埃政权纲领和渴望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家团结起来,成立一个其中有共产党团的单一的苏联作家协会。”^①

这个决议对加强苏联文学队伍的团结,对于推动苏联文学运动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同时这为克服苏联文学思想中的“左”派幼稚病和庸俗社会学倾向以及为探索社会主义文学许多理论问题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① 《苏联文学艺术问题》,12~1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由于苏联文学界对社会主义文学创作问题长期进行多方面的实践和探索,特别是由于联共(布)中央1932年4月23日作出的《关于改组文学艺术团体》的决议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文学艺术问题一些重要文献的发表和对这些文献的学习与研究,这都为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在思想上、理论上和组织上作好了准备。

为了这次作家代表大会的召开,在“决议”作出之后不久,成立了以高尔基为首的筹备委员会,经过两年多的筹备,于1934年8月17日在莫斯科召开了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日丹诺夫代表联共(布)向大会致贺词,在贺词中,他进一步阐明了苏联文学的任务、党性原则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强调了苏联文学是世界上最具有思想性、最先进和最革命的文学。高尔基作了《关于苏联文学的报告》。这是一个内容非常丰富的主题报告。报告阐述了源远流长的文学历史,提出了苏联社会主义文学的新主题、新人物和新风格以及苏联文学多民族性的特征等。这个报告既是一篇总结,也是一篇文学纲领,不仅对苏联文学具有指导意义,对国际无产阶级文学也有很高的借鉴价值。此外,其他同志就不同体裁和不同方面的文学分别作了专题报告,各加盟共和国也就各自的文学向大会作了报告,许多出席大会的代表和部分外国作家,其中包括中国的萧三和胡兰畦也都在大会上发了言。不少人在发言中对布哈林报告中的某些提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有的揭露了文学生活中的不良现象并对坏作品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有的人,如过去“拉普”的领导人法捷耶夫、基尔顺、叶尔米洛夫在大会作了自我批评,受到了代表们的欢迎。

这次大会总结了十月革命胜利以来苏联文学创作实践的基本经验,确定了苏联文学发展的方向 and 任务,规定了社会主义文学的创作方法,继续对以“拉普”为代表的宗派主义进行了批判,进一步肃清了庸俗社会学对苏联文学的影响,并对文学创作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进一步统一了对文学创作上一些有争议的问题的认识,这主要是:

1. 统一了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认识,确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
2. 统一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同浪漫主义关系的认识,确认革命浪漫主义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3. 统一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风格的关系问题,确认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可以保证艺术创作有极大的可能性去表现创作的主动性,选择各种各样的形式、风格和体裁。”
4. 统一了文学创作中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的关系的认识,确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艺术创作的基本方法,是建立在无产阶级世界观基础之上的”,把二者对立起来或相互脱离都是错误的;
5. 统一了阶级性和人民性的关系的认识,否定了庸俗社会学把文学中的人民性和阶级性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从而恢复了人民性的概念。

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的需要,大会决定成立单一的苏联作家协会,还通过了作家协会章程。在章程中第一次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定义作了如下表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作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

高尔基在大会的讲话中强调指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是在革命现实中,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引下,创造性地继承历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优良传统,通过民族形式来表现社会主义思想内容,创作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体现严肃的无产阶级党性,用来达到改造社会和教育人民的目的。应当说这也是这一创作方法的主要特征。

文学运动的历史发展证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及其“写真实”、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反映现实以及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和深刻的批判性这些基本原则,不仅对当时反对“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推动苏联文学和文艺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对世界各国社会主义文学和文艺理论的发展也有其重要的历史意义。

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是苏联文学史上一次重要会议,是社会主义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但是由于1938年苏联开展的“大清洗”运动,参加这次大会的一些政治活动家和作家,如布哈林、拉狄克、皮里尼亚克等十余人先后遭到镇压,因此,这部重要的历史文献也就遭到了被封存的命运,其中的内容后来很少有人提及。

近年来,俄罗斯出版了不少过去封存的作品,苏联作家代表大会的文献就是其中的一部。这部历史文献的重新发表,无论对了解历史真相、接受历史经验、继承历史成果,还是对推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和文学理论的发展都有重要意义。

在我国,这部文献长期封存,从未公开,所以了解它的人寥寥无几,至于翻译出版,就更无从谈起。直到解放以后,仅将苏共书记日丹诺夫在大会上的讲话和高尔基所作的主题报告等少数几篇材料翻译了出来,至于其他材料则至今没有和我国读者见面,因此,我国读者无从了解那次大会的真实情况及其重要意义。

为了帮助我国读者了解这一历史真相,更好地总结苏联文学发展的经验教训,以利于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健康发展,我们把这部历史文献翻译了出来。但由于篇幅太大,就选出其中重要的报告和发言,汇编成《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辑要》。承蒙首都师范大学和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鼎力支持,予以出版,终于使这部尘封长达约70年之久的历史文献和我国读者见面,这确是一件有益的事情。

这部文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推荐并提供原文,特此表示谢意。

译 者

2003年11月于北京

目 录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日丹诺夫讲话	(1)
关于苏联文学的报告	高尔基(4)
关于苏联诗歌、诗学和诗歌创作的报告	布哈林(20)
关于苏联戏剧的报告	В. Я. 吉尔波丁(53)
关于苏联文学青年的报告	В. И. 斯塔夫斯基(64)
关于苏联儿童文学的报告	С. Я. 马尔夏克(89)
关于列宁格勒诗人的报告	吉洪诺夫(114)
关于现代世界文学与无产阶级艺术的任务的报告	卡尔·拉狄克(126)
关于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文学的报告	И. Ю. 库利克(157)
关于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文学的报告	М. Н. 克利姆科维奇(169)
关于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文学的报告	К. Г. 纳季米(178)
关于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文学的报告	М. Г. 托罗舍利泽(187)
关于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文学的报告	Л. А. 西蒙扬(220)
关于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文学的报告	阿列克别利(231)
关于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文学的报告	Р. 马吉季(248)
关于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文学的报告	О. 塔什-纳扎罗夫(260)
关于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文学的报告	Г. А. 拉胡季(266)
革拉特科夫的发言	(273)
列昂诺夫的发言	(277)
什克洛夫斯基的发言	(280)
伊利亚·爱伦堡的发言	(282)
费定的发言	(288)
法捷耶夫的发言	(289)
弗谢沃洛德·伊凡诺夫的发言	(292)
奥列沙的发言	(296)
潘菲罗夫的发言	(299)
巴别尔的发言	(304)
维什涅夫斯基的发言	(306)
李别进斯基的发言	(311)
塔拉索夫-罗季奥诺夫的发言	(314)
苏尔科夫的发言	(318)
帕斯捷尔纳克的发言	(322)
别济缅斯基的发言	(323)
杰米扬·别德内的发言	(329)
关于苏联作家协会章程的报告	П. Ф. 尤金(332)
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闭幕词	高尔基(338)
附录:苏联作家协会章程	(346)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日丹诺夫讲话

同志们，请允许我代表苏联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向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并通过它，向以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高尔基为首的苏联全体作家致以热烈的布尔什维克的敬礼。（热烈鼓掌）

同志们，你们的代表大会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克服了主要困难，使工业化政策与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建设取得了胜利，从而奠定了社会主义基础的形势下召开的。

你们的代表大会是在苏维埃共产党领导之下，是在我们伟大领袖和导师斯大林同志天才的指导之下召开的，（热烈鼓掌），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取得了完全而彻底的胜利。我们党不断地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从一个胜利到另一个胜利，从国内战争时期到恢复时期，又从恢复时期到整个国民经济改造时期，领导我们国家战胜了资本主义，把它们从国民经济各个领域驱逐了出去。

苏联已经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和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农业国，同时也成为一个具有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国家，而且，我们苏维埃文化像绚丽的花朵，正在开放和不断成长。

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我国曾经存在的寄生阶级、失业现象、乡村的贫困现象和城市的贫民窟，都已经被消灭了。苏维埃国家的整个面貌，已经发生了变化。人们的意识从根本上得到了改变。社会主义建设者——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都成了我们国家的“主导性力量”。

苏联在国外和国内地位的巩固、国际威望的提高，使她作为世界无产阶级突击队以及行将到来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强大堡垒的意义正在增长，这一切，都是与我国社会主义胜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斯大林同志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对我国取得胜利及其条件以及我国目前的形势进行了恰如其分的、天才的分析，并且提出了进一步完成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纲领。斯大林同志对千百万工人阶级和集体农民正在不知疲倦的斗争和克服我们工作中的落后局面和种种困难，都进行了全面的分析。

无论如何，我们需要克服诸如铁路、水路运输、有色冶金、商品流通这样一些国民经济最重要部门的落后现象。我们需要发展畜牧业，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农业中最重要的部门之一。

斯大林同志彻底揭示了我们工作中的困难和缺点的根源。这是实际组织工作落后于党的政治路线的要求，落后于为实现第二个五年计划而提出的要求造成的。所以，我们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非常清楚地提出，要把我们的组织工作提高到与我们所面临的最伟大的政治任务相适应的水平。在斯大林同志的领导之下，我们党正在组织群众为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因素，克服经济中和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为完成国民经济中的技术改造而进行斗争。克服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就意味着同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影响的一切余毒——松懈、漫不经心、游手好闲、小资产阶级的散漫习气和个人主义以及对公共财产的贪婪和不负责的态度作斗争。

我们有可靠的武器来克服摆在我们道路上的一切困难。这个武器就是我们党和苏维埃所奉行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伟大理论已经取得了胜利。正是由于这样的胜利，我们才得以在这里召开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如果没有这个胜利，也就没有我们的代表大会。像这样的代表大会，除了我们布尔什维克之外，是任何人也难以企及的一次壮举。（掌声）

苏联文学的成就，是以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为先决条件的。苏联文学的发展，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成功和成就。我们的文学是各国和各民族所有文学中最年轻的文学。同时，它是最具有思想性、进步性和革命性的文学。除了苏联文学之外，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一种文学能够组织劳动人民和被压迫人民，为彻底消灭雇佣奴隶制度的一切剥削和束缚而斗争。没有而且也从来没有任何一种文学，能够把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生活以及他们为社会主义进行的斗争，作为他们作品题材的基础。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和任何一个国家，没有任何一种文学能够保护和捍卫一切民族劳动人民的平等权利以及男女平等的权利。在资产阶级国家没有也不可能有一种文学像我国文学那样，能够彻底粉碎各种蒙昧主义、神秘主义以及各种僧侣主义的破坏力

量。

只有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血肉相连的苏联文学，才能够成为而且实际上已经成为这种进步的、有思想性的、革命性的文学。(掌声)

苏联作家已经创作了许多准确而真实地描写我们苏维埃国家生活的作品。有许多人的名字，使我们能够引以自豪。在党的领导之下，在中央委员会体贴入微和日常的领导之下以及斯大林同志不知疲倦的支持和帮助下，全体苏联作家都团结在了苏维埃政权和党的周围。就是从我们苏联文学的角度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制度，即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制度与垂死的、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全部对立性，更加突出和尖锐地暴露了出来。

如果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对于未来没有信心，如果他们不知道自己明天还有没有工作，如果农民不知道自己明天还能不能在自己那小块土地上劳作或者会不会因资本主义危机而被抛出生活常规，如果劳动知识分子今天没有工作，也不知道自己明天会不会得到工作，这样的话，资产阶级作家还能够写出什么，想到什么，产生什么样的激情以及他们能从哪里获得这种激情呢？

如果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世界会重新陷入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深渊，那么资产阶级作家还能写出什么，还谈得上什么激情？

资产阶级文学已经创作不出伟大的作品，这就是它的现状。资本主义制度的衰落和腐朽，造成了资产阶级文学的衰落和颓废，这是现在资产阶级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学现状的特点和特征。资产阶级文学由于反映资本主义制度战胜封建主义，曾经创作了资本主义繁荣时期的许多伟大作品，但是，这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无论题材、天才人物、作者还是主人公都普遍地庸俗化了。

由于法西斯主义对无产阶级革命感到极端恐惧，所以就摧毁文明，把人类拖回到人类历史上最可怕和最野蛮的时期，并把人类优秀人物的作品付之一炬，野蛮地加以消灭。

沉湎于神秘主义和僧侣主义，迷恋于色情作品，这就是资产阶级文化衰落和腐朽的特征。现在，窃贼、暗探、娼妓和流氓都成了卖身投靠资本家的资产阶级文学中的“主要人物”。

企图掩盖资产阶级制度的腐朽，企图竭力证明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在“丹麦王国”万事如意^①，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切圆满，上述的一切，就是这部分文学的特征。一些对事物有更敏锐感觉的资产阶级文学代表人物则充满悲观主义，对未来失去信心，所以赞美黑暗，颂扬悲观主义就是艺术的理论和实践。只有一小部分最诚实、最有远见的作家，才期望通过另外的道路，通过其他方面找到出路，从而把自己的命运同无产阶级及其革命斗争联系起来。

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已经在造就自己的革命作家——文学和艺术大军。今天，我们很高兴欢迎他们的代表人物出席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作家队伍还并不强大，但是他们正在扩大，随着阶级斗争的日益尖锐，随着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日益发展将不断扩大。

我们坚信，在这里出席的几十位外国同志，是国外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将要建立的无产阶级作家大军的核力量。(掌声)

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就是这样。但是我们的情况则不同。我们苏联作家正在从第聂伯河建设工程和马格尼特建设工程中的生活和经验中，为自己的艺术作品收集材料、题材、人物形象和艺术语言。我们的作家正在从切柳斯金^②探险队的英雄史诗里，从我们集体农庄的经验里，从我国各地热火朝天的创造性活动中收集自己作品的材料。

在我国，文学作品中的主要人物，都是新生活的积极建设者，他们是工人、集体农庄庄员、党员、经济工作者、工程师、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这就是我们苏联文学中的主要典型和主人公。我国的文学充满了激情和英雄气概。这种文学是乐观主义的，而且这种乐观主义不是任何动物的“内在的、本能的”感觉，而是本质上的乐观主义，因为这种文学是新生阶级，即无产阶级的文学，这是惟一进步的、先进阶级的文学。我们苏联文学是强有力的文学，因为它是为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的事业服务的。

斯大林同志称我们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说明什么呢？这个称号赋予我们什么样的责任呢？

① 这句话出自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

② 切柳斯金是一支北极探险船的名字。

这说明，首先要了解生活，以便在艺术作品中能够把它真实地反映出来，这不是把它作为“客观现实”公式化地、僵死地和简单地反映出来，而是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反映现实。

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应当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我们就把这种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方法称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

我们苏联文学不怕被指责有倾向性。是的，苏联文学是有倾向性的，因为在阶级斗争的时代，没有也不可能没有那种没有阶级性、没有倾向性、不问政治的文学。（掌声）

而且，我认为，每一位苏联作家都会对任何一个说我们的文学有倾向性的资产者、庸人和资产阶级作家说：“是的，我们苏联文学是有倾向性的，而且我们为它的倾向性而感到骄傲，因为我们的倾向性是为了劳动人民，为把全人类从资本主义奴役制度的桎梏下解放出来。”（掌声）

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就意味着要扎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之上。这也意味着与旧式浪漫主义决裂，因为这种浪漫主义所描写的，是不存在的生活和不存在的人物，从而把读者从生活的重重矛盾和压迫之下引向无法实现的世界，即乌托邦世界之中。我国文学立足于坚实的唯物主义基础之中，它不可能没有浪漫主义作品，但这是新型的浪漫主义作品，是革命的浪漫主义作品。我们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苏联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这要求革命浪漫主义作为一个组成部分，纳入文学创作之中，因为我们党的全部生活，工人阶级的全部生活及其斗争，就在于把最严肃、最清醒的实际工作同最伟大的英勇精神和宏伟的生活远景结合起来。我们党之所以始终是强大的，是因为她过去和现在总是把强有力的进取精神和讲求实际的精神同广阔的前景，同永远前进的意志以及同为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而进行的斗争结合在一起的。苏联文学应善于描写我们的英雄人物，应善于看到我们的明天。这不是乌托邦，因为我们的明天就是由今天有计划、有意识的工作所创造的。

不了解文学创作的技巧，就不能成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同时必须看到，作家写作的技巧有许多专门的特点。

我们的武器有很多种。苏联文学有一切可能，多样而又充分地运用这些武器（文学创作的体裁、风格、形式和手法），并且选取以前各个时代在这方面所创造的一切好的东西。从这一观点来看，掌握写作技巧，批判地接受各个时代的文学遗产就是一项任务，不解决这一任务，我们就不能成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同志们，如同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其他各个领域一样，无产阶级都是世界文学宝库中一切优秀遗产的惟一继承者。资产阶级抛弃了文学遗产，我们必须把它精心地收集起来进行研究，加以批判地吸收并推向前进。

要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就要为提高语言修养和作品的质量而斗争。我们的文学还不符合我们时代的要求。我国文学的弱点，说明意识落后于经济，当然，我们的文学家也是如此。所以用社会主义思想不断地提高自己，武装自己的思想，就成了必要的条件，没有这个条件，苏联作家就不能改造自己的读者，从而也就不能成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在这方面，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高尔基在为提高文学作品的质量和语言修养的斗争中，给予党和无产阶级的帮助是无法估量的。（掌声）

所以，苏联作家具备一切条件去创作与时代共鸣的作品，以供当代人学习并使后代人引为自豪的作品。

对苏联文学来说，现在已经创造了一切条件，使它能够创作出符合文化水平已经提高了的群众的要求的作品。要知道，只有我们的文学，才能像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所发生的那样，与读者、与劳动人民的全部生活具有如此密切的联系。这次代表大会是特别能够说明问题的。筹备这次代表大会的不只是文学家，而是整个国家与他们一起筹备了这次大会。在整个筹备工作当中，清楚地说明了党、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对苏联作家的热爱和关怀，说明了工人阶级和集体农庄庄员对苏联作家所表现出的关心和严格的要求。只有在我们国家，作家们才能被提高到这样崇高的地位。

请把我们代表大会的工作和苏联作家协会今后的工作做好，以便使作家的创作能够与社会主义已经达到的胜利相适应。

创作有高度技巧、高度思想性和艺术内容的作品！

祝愿大家成为用社会主义精神改造人们意识的积极的组织者！

祝愿大家站在为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而进行斗争的前沿阵地！（热烈鼓掌）

关于苏联文学的报告

高尔基

直立的动物变成人,并且创造了文化的重要基础,这都是劳动过程的作用,而这种作用从未得到应有的、全面而深刻的研究。这很自然,因为这种研究,对于劳动的剥削者是不利的,而劳动的剥削者要把群众的能量作为某种原料变成货币,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不能提高原料的价值。从远古时代起,从人们分为奴隶主和奴隶的时代起,群众的劳动力就被利用了,而且现在还在被利用,就像我们利用河流的水利意义一样。原始的人类被文化史家们描写为崇尚空谈的唯心主义者、神秘主义者、神的创造者和“人生意义”的探索者,等等。他们硬把鞋匠雅可布·柏姆^①的情况加在原始人身上。柏姆生活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他曾顺便研究过资产阶级神秘主义者所醉心的哲学;他宣称:“人应当冥想天体、星辰、五行、万物以及天使、魔鬼、天堂和地狱。”

大家知道,考古学的材料和古代宗教仪式的种种表现,曾经是原始文化的史料,然而这些残存之物是在基督教哲学的教义影响之下加以阐明和考察的。而这种基督教哲学的教义对于无神论的历史学家来说,也并非格格不入。这种影响在斯宾塞^②的超有机的进化论里表现得十分明显,而且不仅对斯宾塞如此,就是对弗雷泽^③等人也不例外。但是研究原始社会和古代文化的历史学家们却没有利用过民间创作的材料、人民的口头创作和神话的记载;总的说来,神话是自然现象和与自然作斗争的反映以及社会生活在广泛的艺术概括中的反映。

双足动物竭尽全力为生存而斗争,要把这种动物想像成离开劳动过程、离开氏族和部落问题而进行抽象思维的人,这是非常困难的。难以想象伊曼努尔·康德^④是一个披着兽皮、赤着双足而在思考“自在之物”的人。进行抽象思维则是以后的人,是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里所说的那种纯粹的人,他说:“社会以外的人不是神,就是野兽。”既然是野兽,有时候就不得不使人认为它是神,而作为野兽,它就成了创作许多关于“兽形人”的神话材料,正如古代第一批学会骑马的人成了半人半马的神话的基础。

原始文化史家避而不谈唯物主义思想十分明显的特征,而唯物主义思想是由劳动过程和古代人全部生活现象所激发起来的。这些特征以故事和神话形式流传下来。在这些故事和神话中,我们听到了驯养动物、发现药草、发明劳动工具等活动的隐约的声音。在远古时代,人们就曾幻想在空中飞行,关于法伊东^⑤、狄达尔和他儿子伊卡尔^⑥的传说以及关于“飞毯”的故事,就说明了这个问题。他们曾梦想加快在地面上行走的速度,于是就有了关于“快靴”的故事,并且学会了骑马。他们希望以超过河水水流的速度在河里航行,于是发明了桨和帆。他们想从远处杀伤敌人和野兽,这种渴望成了发明投石器和弓箭的动因。他们想在一夜之间纺织大量布疋,在一夜之间修建很好的住宅,甚至“宫殿”,即可以防御敌人的坚固的住宅,于是创造了纺车,一种最古老的劳动工具,原始的纺织机,同时创造了大智大慧的华西丽莎^⑦的故事。还可以举出几十个证据来证明古代的故事和神话的合理性,证明原始人有远见的形象化的、假想的、然而已经具有技术操作性的思想,这种思想不亚于我们现代的假想,例如对地球环绕地轴转动的利用,或者消除极地的冰块。古代的一切神话和故事似乎由关于唐达尔^⑧的神话达到了顶点:唐达尔站在深及咽喉的水里,却没法止渴

① 雅可布·柏姆(1575~1624),德国神秘主义哲学家,年轻时当过鞋匠。

② 斯宾塞(1820~1903),英国资产阶级哲学家和社会学家。

③ 弗雷泽(1854~1941),英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

④ 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德国哲学家。

⑤ 法伊东是希腊神话中太阳神的儿子。

⑥ 狄达尔是希腊神话中建筑师和技艺高超的能手。他用蜡和羽毛做成翅膀,带着他的儿子伊卡尔一起从毛里特飞走。

⑦ 俄国民间故事中的女主人公。

⑧ 希腊神话中的人物。

——这是一个处于外在世界种种现象之中却不认识这些现象的古代人。

你们都知道古代的故事、神话和传说，这一点我是不怀疑的，但是我很希望大家更深刻地了解它们的基本意义。这个意义归结起来就是：古代的劳动者渴望减轻自己的劳动，提高劳动效率，防御四脚和两脚的敌人以及使用语言的力量，即用“咒文”和“咒语”的手段来影响自发的危害人类的自然现象。最后一点特别重要，因为它表明人们非常相信自己语言的力量，而这种信念之所以产生，是因为组织人们的社会交往和劳动过程的语言，具有明显的和现实的用处。他们甚至企图用“咒语”去影响神。这是十分自然的，因为古代所有的神都生存在地上，和人相似，他们的行为和人一样：善待驯服者，敌视忤逆者，而且也和人一样好妒忌，好报复，好虚荣。宗教思想并非产生于对自然现象的观察，而是产生于社会斗争的基础之上，神和人相似这样一个事实，就是证明这种见解的证据之一。完全可以认为，一些古代“著名的”人物都成了造神的材料，如赫拉克勒斯^①、“劳动英雄”、“万能家”最终都被擢升到奥林波斯山^②上，归入诸神当中。在原始人的观念中，神并不是一种抽象的概念，一种幻想的东西，而是持有某种劳动工具的十分现实的人。神是某种手艺的能手，是人们的师傅和同行。神是劳动成就的艺术抽象，劳动群众的“宗教”思想应当是带引号的，因为这是一种纯粹的艺术创作。由于把人的能力理想化，同时好像预先感到这种能力的巨大发展，因而神话创造就有了它的现实基础。古代所幻想的每一次飞翔都不难发现幻想的推动作用，而这种作用都是人们希望减轻自己劳动的一种愿望。十分明显，这种愿望来自从事体力劳动的人们。同样十分明显的是，如果神对于地上的统治者，对于劳动的剥削者不是特别有用的话，神是不会出现的，也不会那么长久地存在于劳动人民日常生活之中。在我国，神所以被人如此迅速和轻而易举地摈弃，正是由于神存在的根据已经消失，即人统治人的合理性已经消失，因为人与人只能是同事、朋友、战友和教师的关系，而不是他的理性和意志的统治者。

但是奴隶主愈有力量和权威，神就愈加往天上攀升，而在群众当中也就出现了一种反抗神的意愿，这种意愿在普罗米修斯^③、爱沙尼亚的卡列维^④以及其他英雄们的身上都体现了出来，他们认为神是同他们敌对的最高统治者。

在基督教以前的异教的民谣里，没有留下任何关于有关“本体”、“万物之源”、“自在之物”思想的明显痕迹，也根本没有留下在公元前4世纪由“阿提喀的先知”柏拉图^⑤所构成体系的那种思想的痕迹。柏拉图是离开劳动过程、离开生活条件和生活现象的抽象世界观的创造者。众所周知，教会曾把柏拉图看作是基督教的先驱。众所周知，教会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异教残余”，而这些残余是劳动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反映。大家知道，当封建主们刚开始感觉到资产阶级力量的时候，贝克莱^⑥主教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就出现了。列宁在他的反对唯心主义的战斗性著作^⑦中说明了这种哲学的反动性的意义。大家知道，在18世纪末法国革命的前夜，资产阶级曾利用唯物主义思想去同封建主义及为其进行鼓吹的宗教作斗争，但是资产阶级战胜了自己的阶级敌人以后，却又害怕新的敌人，即无产阶级，于是很快又回到唯心主义世界观和教会的庇护之下。在整个19世纪，资产阶级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感到自己对劳动群众的统治是非法的和不稳固的，于是想用批判主义、证实主义、唯理主义及实用主义哲学以及用歪曲在劳动过程中所产生的纯唯物主义思想的企图来证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然而，这些企图都暴露了自己没有力量“解释”世界。在20世纪，他们又公认唯心主义者柏格森^⑧是哲学思想的领袖，因为柏格森的学说恰好是“对天主教有利”。如果现代资产阶级悲叹曾经替资本家创造无限财富的技术不可遏制地发展所具有的毁灭作用之外，还要明确承认必须向后倒退，我们就完全明白资产阶级的智力贫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完全明白它作为一种历史的残余必须加以消灭，因为这种残余正在腐烂，并分解出一种毒素来毒害世界。智力贫乏的基本原因永远在于不去认识现实中各种现

① 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宙斯和凡女阿尔克墨涅之子，他力大无穷，建立过许多功勋。

② 奥林波斯山是希腊最高的山，海拔2917米。

③ 普罗米修斯，希腊神话中的提坦神。

④ 卡列维，爱沙尼亚民间史诗《卡列维波艾格》的主人公，曾为人民的幸福建立丰功伟绩。

⑤ 柏拉图（公元前427～347），古希腊哲学家，哲学中客观唯心主义派的创始人之一。

⑥ 贝克莱（1685～1753），英国主教和哲学家，从经验主义和感觉主义出发的唯心主义者。

⑦ 指《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

⑧ 柏格森（1859～1941），法国哲学家，所谓直观主义的代表。

象的基本意义,在于逃避生活,而这则是由于害怕生活或利己主义地追求安宁,——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卑劣而可恶的无政府状态所引起的社会性的冷漠。

我们完全有理由期望,当马克思主义者将来写出文化史的时候,我们就会深信资产阶级在文化创造过程中的作用被显著地夸大了,在文学领域里尤其如此,而在绘画领域里就更不用说了。在这方面资产阶级始终是雇主,因而也就是立法者。资产阶级本身过去和现在从没有关心过文化创造,如果我们把这种创造理解得更广泛一些的话,即不仅仅理解为不断发展外在物质生活的舒适和奢侈的话。资本主义的文化无非是一种方法体系,这种体系就是要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扩大和巩固资产阶级对世界、对人、对地下宝藏和自然力量的统治地位。资产阶级从未把文化发展过程的意义理解为整个人类发展的要求。众所周知,由于资产阶级的经济政策,每一个组成国家的相邻的民族都抱有敌意,而那些组织结构薄弱的、特别是有色民族,则成为资产阶级的奴隶,比资产阶级本国的白种奴隶更加没有权利。

工人和农民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发展智力和意志以认识生活、改善生活条件和劳动环境的权利。在学校里,过去和现在只培养那些相信资本主义稳固性与合法性的驯服的奴仆。他们大说特说、大书特书“教育人民”,甚至夸耀教育工作的成就,但事实上他们却分裂劳动人民,向他们灌输种族、民族和宗教存在不可调和的分歧的思想和理念。他们用这种宣传证明他们惨无人道的殖民政策是理所当然的,而这种政策给那些市俗之人荒谬的赢利欲和愚昧的贪婪越来越多的机会。资产阶级的科学为这种宣传效劳,甚至无耻地认为,亚利安人^①对于其他一切人种的否定态度“是从整个民族的空想活动中有机地生长起来的”,然而非常清楚,如果“整个民族”都传染上了对有色人种或闪族^②的可耻的、动物式的仇恨,那么这种传染作用是资产阶级用“火与剑”这种十分现实、实际和极其卑劣的活动促成的。如果没有忘记基督教会曾把这种活动作为博爱的上帝之子受难的象征,那么这种象征之幽默得可怕就非常清楚地暴露出来了。顺便说一句,上帝之子基督是教会文学所创造的惟一个“正面”典型,而在这个想要调和生活中一切矛盾而遭受失败的典型身上,特别清楚地说明了教会文学创造性之中的软弱无力。

技术和科学的发明史充满了资产阶级抗拒技术文化发展的事实。这种抗拒的事实,正如其原因,即廉价的劳动力一样,都是众所周知的。有人会说,技术毕竟得到了发展,而且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这是无可争辩的。这是因为技术本身足以向人类暗示它的继续发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当然,我并不否认,在当时,例如资产阶级对封建主义来说是一种革命的力量,促进了物质文化的发展,但是为了这种发展,不可避免地以劳动群众的生活需要和力量作牺牲。可是富尔敦事件^③却告诉我们,法国资产阶级甚至在自己胜利之后还没有立即估计到汽船对发展贸易和国防的意义。但这并不是证明小市民所具有的保守性的惟一的事例。重要的是,我们应当了解,这种保守性背后所隐藏着的,是资产阶级对巩固和保卫自己统治世界的权力的关心,无论如何,这是限制了劳动人民智力发展的可能性,不过最后却使世界上出现了一种新的力量,即无产阶级,而且无产阶级已经创造了一个群众智力发展不受限制的国家。只有一个部门,资产阶级在这里异口同声地、立刻地采用了一切技术上的革新,这个部门就是生产杀人武器的部门。看来,任何人都还没有指出资产阶级自卫武器的生产对金属加工工业技术发展整个过程的影响。

只有当双手教导头脑,然后比较聪明的头脑教导双手,而聪明的双手又返回来更有力地促进头脑的发展,这时候人类的社会文化发展过程才能正常地发展起来。劳动人民文化发展的这种正常的过程,在古代就是由于你们所知道的种种原因而中断了。头脑脱离了双手,思想脱离了土地。在大批行动的人们当中出现了一些袖手旁观者,他们脱离劳动过程,抽象地解释世界和思想的发展,而这种劳动过程则是在根据人们的利益和目的改变着世界。起初,他们可能是劳动经验的组织者,是我们现在在我国所看到的那些“名人”,劳动英雄。尔后,在他们中间产生了一切社会不幸的根源,即对一个人统治多数人的权力的向往,依靠别人的劳动过舒适生活的愿望以及对自己个人的力量片面夸大的认识,而这种认识最初是由于承认某一个人的特殊才能而出现的,尽管这些才能不过是劳动集体——氏族或部落——的劳动成绩的集中和反映。文化史家把

① 在种族主义的书籍中,亚利安人是指某“高等种族”的代表者而言。

② 住在前亚细亚一部分地方和北非、东非一部分地方的各族人民。

③ 富尔敦(1765~1815),美国发明家,汽船发明者,因为帆船主们的百般阻挠,他费了很多力量,最后才使自己的发明得以实现。

劳动和思想的分裂强加在整个原始人身上，甚至把他们培养个人主义者也作为一种肯定的现象而归功于他们。个人主义的发展史在文学史里描写得相当充分和明白。同志们，我再请你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最深刻、最鲜明、艺术上最完美的英雄典型是民间的创作，是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像赫拉克勒斯、普罗米修斯、米库拉·谢利亚尼诺维奇^①、斯维亚托戈尔^②，其次如浮士德博士^③、大智大慧的瓦西丽莎^④、讽刺的幸运者傻瓜伊凡^⑤，最后如战胜了医生、牧师、警察、魔鬼，甚至死神的彼得鲁什卡^⑥，这样一些形象之所以完美，是因为这一切都是理性和直觉、思想与感情和谐地结合在一起而创造出来的形象。这样的结合只有创作者直接参加创造现实的活动、参加革新生活的斗争才有可能。

民间创作与悲观主义是根本不相关的，指出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尽管民间创作的作者生活都很艰苦，由于剥削者的剥削，他们那种饱受折磨的奴隶劳动变得毫无意义，而他们的个人生活既无权利又无保障。尽管如此，这个集体似乎出于本能意识到自己的不朽并深信他们能够战胜与他们敌对的力量。民间创作中的英雄“傻瓜”尽管为富者所鄙视，但他永远比他们聪明，永远能够战胜生活中的一切不幸，如同大智大慧的瓦西丽莎战胜这些不幸一样。

如果在民间创作中，有时听到人世间的绝望和怀疑的声调，那么这种声调显然是由基督教会两千年来悲观主义宣传和寄生的小资产阶级愚昧无知的怀疑主义所引起的，而小资产阶级则存在于资本的铁锤和劳动人民的铁砧之间。只要把民间创作中以劳动成就为基础的幻想同教会的《圣经》文学中迟钝而愚蠢的幻想，以及骑士小说中可怜的幻想加以比较，民间创作的意义就会特别明显地表现出来。

史诗和骑士小说都是封建贵族阶级的创作，其中的英雄都是征服者。大家都清楚地知道，封建文学从来没有产生过特别重大的影响。

资产阶级文学早在古代就从埃及的《贼的故事》开始了。希腊人和罗马人发展了这种文学，它是在骑士制度瓦解的时代代替骑士小说的。这是真正的资产阶级文学，而它的主要主人公是骗子、窃贼、尔后是暗探，再后又是窃贼，不过是“上流窃贼”罢了。

从15世纪末所创造的人物梯尔·厄伦史皮格尔^⑦，17世纪的人物西木卜里其西木斯^⑧、小癞子^⑨、吉尔·布拉斯^⑩、斯摩莱特^⑪和菲尔丁^⑫的主人公们，到莫泊桑的《俊友》，到亚森·罗苹^⑬，以至于当代欧洲“侦探文学”中的主人公们，我们可以列出几千本书，它们中的主人公都是些骗子、窃贼、凶手和刑事警察局的暗探。这就是真正的资产阶级文学，它特别鲜明地反映了它的读者们的真实的趣味，需要和实际的“道德”。“有祸必有福”，在这种文学土壤之上施上大量包括小市民的“明智”的庸俗在内的各种庸俗的“肥料”之后，长出这样一些引人注目的艺术典型，如：桑科·潘扎^⑭、德·科斯特尔的梯尔·厄伦史皮格尔^⑮以及其他许多具有同样价值的人物。著名的彭松·杜·台拉伊尔^⑯事件是资产阶级出于深刻的阶级利益而描写犯罪行为的最有力的证据之一；当这位作者以主人公的死来结束他那部描写罗康波尔的卷帙浩繁的长篇小说时，读者们就在台拉伊尔的住宅前举行示威，要求把这部小说继续写下去，这种成功是欧洲任何一个

① 米库拉·谢利亚尼诺维奇是俄国民间壮士歌中的农民壮士。

② 斯维亚托戈尔是俄国民间壮士歌中的勇士之一。

③ 浮士德博士是中世纪欧洲民间传说中的人物。

④ 瓦西丽莎是俄国民间神话故事中的女主人公。

⑤ 傻瓜伊凡是俄国民间故事中的一个人物。

⑥ 彼得鲁什卡是俄国民间木偶戏中的一个主要角色。

⑦ 梯尔·厄伦史皮格尔是古代日耳曼和法兰达斯民间传说中的英雄。

⑧ 西木卜里其西木斯是德国作家格里美尔豪生（1622？～1676）所作流派汉体小说《西木卜里其西木斯奇遇记》中的人物。

⑨ 小癞子是16世纪西班牙一部同名小说的主人公。

⑩ 吉尔·布拉斯是法国作家勒萨日同名小说主人公。

⑪ 斯摩莱特（1721～1771），英国小说家。

⑫ 菲尔丁（1707～1745），英国小说家。

⑬ 亚森·罗苹是法国作家勒白朗（1864～1941）小说中的主人公。

⑭ 桑科·潘扎是《堂·吉珂德》中的人物。

⑮ 指比利时作家德·科斯特尔（1827～1879）的小说《关于梯尔·厄伦史皮格尔的传说》中的主人公。

⑯ 彭松·杜·台拉伊尔（1829～1871），法国资产阶级作家。

伟大文学家都不曾经历过的。读者们终于又获得了几卷不仅在肉体上而且也在精神上复活了的《罗康波尔》。这是一个粗糙的、然而对流传很广对全部资产阶级文学来说是常有的例子——把凶手和强盗变成善良的有产者。资产阶级欣赏窃贼的灵敏和凶手的狡猾，这就如同他们欣赏侦探的精明一样。侦探小说直到今天一直是欧洲那些脑满肠肥的人们最喜爱的精神食粮，而当这种小说流传到半饥半饱的工人中间时，它就成了阶级意识提高缓慢的原因之一，因为这激起了对灵敏的窃贼的同情和偷窃的念头，这就出现了个人反对资产阶级私有制的游击战，而且由于确认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生活漠不关心，就促使凶杀和其他害人罪行的增长。欧洲小市民热爱描写犯罪的小说，可以从这种小说作者之多和这种书籍行销之广得到证明。

下边这个事实是非常有趣的：在19世纪，当卑鄙的欺诈手段在交易所、国会和报纸上大为猖獗的时候，作为小说中主人公的骗子就让位给了侦探。在反对劳动人民的、出现种种非常明显犯罪行为的世界里，这种侦探能够非常灵敏地侦察出神秘莫测然而却是虚构出来的罪行。当然，雪洛克·福尔摩斯^①在英国出现，这完全不是偶然的，而且与天才侦探存在的同时又出现了“上流窃贼”，这种窃贼却使聪明绝顶的侦探成为傻瓜。谁要是把这种主人公的更替理解为“想像的游戏”，那就错了。想像所创造的是现实揭示给它的东西，而在现实中表现出来的并不是没有基础的、脱离生活的幻想，而是一些十分现实的根据。举例来说，这些根据就是强迫法国“右派”和“左派”的政客们拿“上流窃贼”斯达维斯基^②的尸体当成足球来踢，竭力想以“和局”结束这场球赛。

在一切文艺创作形式中，对人影响最大的是戏剧，它把主人公的思想和感情用真实的动作表现出来。如果欧洲戏剧的发展从莎士比亚算起，那么它逐渐降落到了考切布^③、涅斯托尔·库科尔尼克^④和萨度^⑤的水平，而且还在向下降落，至于莫里哀的喜剧则退化到了斯科里布^⑥、巴叶朗的水平，而在我们俄国，自从格利鲍耶多夫和果戈理以后，戏剧几乎完全消逝了。因为艺术描写的是人，所以似乎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戏剧艺术的衰落向我们说明，轮廓鲜明的坚强性格退化了，说明“伟大的人物”消逝了。

但是，直到现在，下边这样一些典型人物还仍然活着，还很健康，而且还在行动，例如资产阶级新闻事业中被人蔑视的狄尔西特^⑦，文学上的厌世主义者雅典的泰门^⑧，政治上的高利贷者夏洛克^⑨以及工人阶级的叛徒犹大和其他许多过去曾被描写得很好的人物。从17世纪到现在，这类人物在数量上是大大地增加了，而且在质量上是更令人厌恶了。冒险家约翰·洛^⑩与武司特里克^⑪、斯达维斯基、伊瓦尔·克列盖尔这类冒险家以及20世纪的诸如此类的大骗子比较起来，不过是一个小孩和狗仔。雪西尔·罗兹^⑫和其他在殖民地掠夺方面的活动家是不亚于科尔德斯^⑬和比萨罗^⑭的。石油大王和钢铁大王等等，要比路易十一或伊凡雷帝更凶恶、罪行更大。在南美的一些小共和国，一些与意大利14~15世纪的雇佣兵队长^⑮同样突出的人物都在活动。福特并不是罗伯特·欧文^⑯惟一的讽刺肖像。摩根那种非常可怕的形象，除了古代一个皇帝把溶化了的黄金注入人的喉管以外，再没有什么人可以与他相提并论了。

当然，以上所列举的人物典型，并没有把19世纪、20世纪资产阶级的实践所创造的各种各样的“伟大”人物包括无遗。不能否认，这些人具有坚强的性格，具有搜括金钱、掠夺世界、发动国际性的屠杀来发

① 英国作家柯南·道尔（1859~1930）小说中的著名侦探。

② 斯达维斯基是法国一个大骗子。

③ 考切布（1761~1819），德国反动戏剧家。

④ 涅斯托尔·库科尔尼克（1809~1868），俄国戏剧家。

⑤ 萨度（1831~1908），法国剧作家，写有从喜剧到历史剧的各种剧本。

⑥ 斯科里布（1791~1861），法国剧作家。

⑦ 狄尔西特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一个人物，外貌丑陋、信口骂人，荷马是用他来嘲笑贵族阶级的敌人的。

⑧ 雅典的泰门是莎士比亚一个同名剧本中的人物。

⑨ 夏洛克是莎士比亚剧本《威尼斯商人》的主人公。

⑩ 约翰·洛（1671~1729），法国著名投机家。

⑪ 武司特里克是一个大投机家。

⑫ 雪西尔·罗兹（1853~1902），英国殖民者。

⑬ 科尔德斯（1485~1547），西班牙的贵族，曾征服过墨西哥。

⑭ 比萨罗（1471~1541），西班牙殖民者。

⑮ 雇佣兵队长是意大利雇佣武装队伍的首领。

⑯ 罗伯特·欧文（1771~1858），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

财的天才本领；不能否认，他们极端卑鄙的勾当是惊人的寡廉鲜耻和惨无人道。欧洲具有高度艺术性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过去和现在都忽视了这些人，好像一直没有发现他们似的。

不管是在戏剧里还是在小说里，我们都没有发现对银行家、工业家和政治家的典型的描写，具有像文学对“多余的人”的典型的描写所具有的那种艺术力量。文学也没有注意到资产阶级文化大师和创造者们——科学家、艺术家和技术发明家——悲剧性的和极其普通的命运，没有注意到从外国人的压迫下争取民族自由的英雄们，也没有注意到像托马斯·摩尔^①、康帕内拉^②、傅立叶、圣西门等等梦想人类博爱的人们。讲出这些并不是为了横加指责，虽然过去并不是无可指责的，但指责是没意义的，而是必须对它进行研究。

是什么使欧洲文学在20世纪表现出创作上的软弱无力呢？许多人曾狂热地、喋喋不休地拥护创作自由、创作思想自由，曾千方百计地证明文学是可能超越阶级存在和发展的，文学是独立于社会政治之外的。这种论断是一种不好的结果，因为这使许多文学家必然不知不觉地去缩小自己观察现实的范围，拒绝广泛而全面地研究现实，局限在“自己孤独的灵魂”之中，借助脱离生活的自我反省和胡思乱想而停留在毫无结果的“自我认识”上。事实证明，离开被政治彻底渗透的现实，人是无法被认识的。事实证明，人不管怎样异想天开，毕竟是社会中的一员，而不是像行星那样是宇宙中的一员。后来事实又证明，个人主义一旦变成自我中心主义，就会创造出“多余的人”。我不止一次说过，“多余的人”的典型是19世纪欧洲文学中最优秀、描写得最巧妙也最令人信服的主人公。文学正是在这种典型的刻画上停止了自己的发展。它描写过劳动英雄——虽未掌握技术，但已预料到自己必胜的力量的人，描写过封建的征服者——已经懂得掠夺比劳作更容易的人，描写过资产阶级所喜欢的骗子，它的“生活教师”——已经明白欺骗和盗窃比劳动更容易的人。在这之后，文学就停止了自己的发展，因为它忽略了资本主义的创立者和人类的压迫者的鲜明的面貌，这种人物比封建贵族、主教、国王和皇帝更加惨无人道。

在西方资产阶级文学中，还必须区分出两类作家：一类是赞扬和吹捧自己阶级的，如特罗洛普、威尔基、科林斯、弗莱东、马利亚特、捷罗姆、保罗·德·科克、保罗·弗瓦尔、欧克达夫·菲利耶、翁南、格列戈尔·沙马罗夫、尤利乌斯·什金得^③以及几百个诸如此类的人。所有这些人都是典型的“善良的有产者”，没有多大才能，然而却和他们的读者一样灵巧而庸俗。另一类有为数不多的几十个人。他们是批判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最伟大的创造者。他们都是本阶级叛逆的“浪子”，被资产阶级毁灭了的贵族，或者是从本阶级的、让人窒息的气氛里突破出来的小资产阶级子弟。欧洲这一类文学家的著作对我们具有双重的、无可争辩的价值：第一，在技巧上是典范的文学作品；第二，这是说明资产阶级的发展和瓦解过程的文献，是这个阶级的叛逆者所创造的、然而又批判地阐明它的生活、传统和行为的文献。

我的报告不能详细分析批判现实主义在19世纪文学中的作用。它的基本实质可以归结为——为反对大资产阶级所复活了的封建主的保守主义而进行斗争，斗争的手段是在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基础上建立民主主义，即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而这种民主主义的建立却被许多作家和大多数读者理解为既反对大资产阶级又反对无产阶级日益增强的攻击力量而采取的必要的防卫手段。

你们知道这样的事实，19世纪特别有力的、空前发展的俄国文学重复了——虽然稍迟了一些——西方文学的所有的情调和思潮，同时又转而影响了西方文学。需要承认，“多余的人”的典型的丰富是俄国资产阶级文学的特征，在这些典型当中，欧洲人不熟悉的“恶作剧者”的典型是极其独特的。这种典型在民间创作里是瓦西里·布斯拉耶夫^④，在历史上是费多尔·托尔斯泰^⑤、米哈伊尔·巴枯宁和诸如此类的人，在文学中是“忏悔的贵族”，在生活里是怪人和“任性胡闹的人”。

同在西方一样，我国文学是沿着两条路线发展的：一条是批判现实主义路线，如冯维辛、格利鲍耶多夫、果戈理等，直到契诃夫和蒲宁；另一条是纯粹的小市民文学的路线，如布尔加林、马萨爾斯基、左托夫、果理曾斯基、峰喀尔喀尔斯基、符塞沃罗德·克列斯多夫斯基、符塞沃罗德·索罗维约夫，直到列金、阿维尔

① 托马斯·摩尔（1478～1535），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

② 康帕内拉（1568～1639），意大利空想社会主义者。

③ 以上这些都是欧洲浪漫派文学的二流作家。

④ 瓦西里·布斯拉耶夫是俄国民间壮士歌中的英雄。

⑤ 高尔基所指的可能是费·伊·托尔斯泰伯爵，格利鲍耶多夫曾在《聪明误》中提到他。

钦科以及诸如此类的人。

当幸运的、发了横财的骗子与征服者、封建主共同存在的时候，我国民间创作就塑造了“傻瓜伊凡”作为富翁的“伴侣”，他是滑稽的人物典型，他获得了财富，甚至当上了国王，在这当中他所借助的并不是骑士故事中好心的巫婆，而是一匹蹩脚的马。富翁因为向贫穷的奴隶施舍而博得了英雄的荣誉，而这种荣誉的自发的力量又帮助征服者和富翁转而来掠夺奴隶。

教会企图使奴隶们安于自己的命运并巩固它对奴隶理智的控制，对他们进行安抚，于是创造了温顺和忍耐的英雄，即“为了基督”而受苦受难的人，并且创造了“隐士”，而把那些于它无用的人们则驱逐到沙漠和森林中去。

统治阶级越是分裂，它的英雄就越加微不足道。于是民间创作中的“傻瓜”变成了桑科·潘扎、西木卜里其西木斯、厄伦史皮格尔，他们比封建主更聪明，敢于讥笑他们的主人，毫无疑问，这促进了16世纪上半期“塔博尔派”^①思想中和农民反对骑士的战争实践中表现出来的那些反抗情绪的发展。

如果不知道人民的口头创作，就不知道劳动人民的真正历史。人民口头创作对一些伟大的书面文学的创作有着不断的和明显的影响，例如《浮士德》、《闵豪生男爵历险记》^②、《卡冈都亚和庞大固埃》^③、德·科斯特尔的《梯尔·厄伦史皮格尔》、雪莱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以及其他许多作品。从远古时代开始，民间创作就不断地和独特地伴随着历史。民间创作对于路易十一和伊凡雷帝的活动有自己的看法。这种看法与专家们所写的历史的评价截然不同，因为专家们对于皇帝和封建主之间的斗争对劳动人民的生活的影响是不大关心的。譬如，在种植马铃薯问题上所进行的粗暴和强制的“宣传”，出现了许多关于马铃薯是由恶魔和淫妇交媾而产生的迷信传说。这是退向古代的一种野蛮和落后倾向，而这种野蛮是被“基督和圣徒不吃马铃薯”的愚昧的教会思想所神圣化了的。可是现在，民间创作却把弗拉基米尔·列宁擢升到了与普罗米修斯相并列的古代神话中的英雄的崇高地位。

神话是一种虚构。虚构就是从客观现实的总体中抽绎出它的基本意义，并用形象体现出来，这样我们就有了现实主义。但是，如果在客观现实中所抽绎出的意义上，再根据假想的逻辑进行推测，然后加上自己所愿望的、可能的东西，并以此使形象丰满起来，这样，我们就有了浪漫主义。这种浪漫主义是神话的基础，它有助于唤起人们用革命的态度对待现实，即以实际行动改造世界，因此是非常有益的。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资产阶级社会已经完全丧失了对艺术进行虚构的能力。假想的逻辑是存在的，不过只在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领域有推动作用。带有空想和神秘主义倾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浪漫主义，既不能激起想像，也不能磨砺思想。这种浪漫主义远离现实，与现实隔绝，它不是建立在令人信服的形象基础之上，几乎完全是建立在“文字魔术”之上，我们在马赛尔·普鲁斯特^④和他的信徒们那里所看到的情形就是这样。资产阶级浪漫派，从诺瓦利斯^⑤起，都是彼得·施列米尔这类人，即“失掉了自己影子的人”，而创造施列米尔这个人物的却是沙米索^⑥，一个迁往德国并用德文写作的法国侨民。现代西方文学家也失掉了自己的影子，从现实中迁居到绝望的虚无主义当中，这从路易·塞林^⑦的《黑夜王国旅行记》一书就可以看到。书的主人公巴尔达缪背叛祖国，蔑视人类，把自己的母亲叫做“母狗”，把自己的情人叫做“腐尸”，对一切罪行都无动于衷，虽然他没有条件“加入”革命的无产阶级，但是投入法西斯主义怀抱的条件，都是完全具备的。

屠格涅夫对斯堪的那维亚半岛文学家们的影响是确定无疑的；列夫·托尔斯泰对波伦茨伯爵^⑧、雷诺·

① 塔博尔派是1419~1434年捷克人民反封建民族运动中的革命农民和贫民派的代表人物。

② 《闵豪生男爵历险记》是德国作家拉斯塔（1737~1794）、毕尔格（1747~1794）和因麦尔曼（1796~1840）的作品。

③ 《卡冈都亚和庞大固埃》是法国作家拉伯雷（1494?~1553）的作品。

④ 马赛尔·普鲁斯特（1871~1922），法国颓废派作家。

⑤ 诺瓦利斯（1772~1801），德国反动诗人。

⑥ 沙米索（1781~1838），德国浪漫主义诗人。

⑦ 路易·塞林（1897~?），现代法国反动作家。

⑧ 波伦茨（1861~1903），德国作家。